

# 武夷肉桂我不识

严修

不久前，友人送我一盒包装精美的武夷肉桂。

我不识货，一见肉桂二字，就以为一盒中药材。后来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一张荣誉证书，上面写着“荣获2015年米兰世博会名茶评比乌龙茶类金奖”，方才知这是一盒好茶叶。

我不谙茶道，但爱喝茶。平日喜饮绿茶，常与龙井、毛峰、碧螺春为伴。亲友送我当地出产的绿茶“绿杨春”（扬州）、“三山香茗”（镇江），品味甚佳，也经常饮用。

有时我也浅尝乌龙茶。忆昔日，常至学兄潘旭澜处闲坐，他每每沏乌龙茶的上品铁观音、大红袍招待我。茶盘里放着紫砂壶、小茶杯，芬芳四溢，香气袭人，对吸畅谈，其乐融融。但是我与乌龙茶里的肉桂，素不相识，未曾听闻过，孤陋寡闻如斯，真惭愧。

作为中药材的肉桂，我早闻其名。我案头有一本中医学院的教材《中药学》，平日常常翻阅。我知道肉桂是中药里的常用药，它辛甘大热，补火温阳，祛寒止痛。厨房里常备的香料桂皮，大家都很熟悉，其实桂皮就是肉桂。桂皮是俗称，肉桂是学名。中药里不但有肉桂，还有桂枝。肉桂是桂树树干之皮，桂枝是桂树之嫩枝，功效相近。不过桂枝性轻而走上，长于散发表寒；肉桂性沉而入下，长于温化里寒。通常治疗上感风寒用桂枝，治疗中下焦寒症用肉桂。

关于中药肉桂，还有一些传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它能“补命门不足，益火消阴”，“久服通神，轻身不老”。晋代葛洪《抱朴子》说得更神奇：“桂可合竹沥饮之，亦可以龟脑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赵侗子服桂二十年，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赵侗子指汉代南越王赵佗，他本为秦将，后割据岭南，到汉武帝时方才病逝，享年103岁。至于服桂多年后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之类的话，只能姑妄听之，神仙家之言往往是无稽之谈，不必当真。

“肉桂”怎么会与“茶”联系在一起呢？肉桂茶究竟是什么茶呢？我很好奇，想探究一下，便查阅了一些资料，对它有了一点了解。

肉桂茶又称玉桂茶，盛产于武夷山，是武夷岩茶的品种之一。它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的青菜。青菜又称乌龙茶。乌龙茶中的代表品种是：闽南安溪的铁观音、闽北武夷的大红袍、台湾南投的冻顶。它们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中外闻名。近年来，武夷岩茶肉桂声誉鹊起，在乌龙茶评比中多次获得大奖，资历虽浅，却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影响越来越大。

热情的茶友，还根据产地，给肉桂茶起了许多有趣的昵称，有：牛肉（牛栏坑）、马肉（马头岩）、虎肉（虎啸岩）、狮肉（青狮岩）、龙肉（九龙窠）、象肉（象鼻岩）、鹰肉（鹰嘴岩）、鬼肉（鬼洞）、心头肉（天心岩）。甚至用上了同音替代的方法，如：猪肉（竹窠）、羊肉（杨梅窠或洋墩岩）。能够遍尝“全肉宴”，对茶友来说，是令人向往的享受，是受人仰慕的高段位。

我做了一辈子语文老师，形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喜欢咬文嚼字。今天也想从字面上，对肉桂“咬”两口：为什么“肉桂”又称“玉桂”？茶行里“肉桂茶”有时写成“玉桂茶”。中医处方上也常把“肉桂”写成“玉桂”。为何有此现象？我以为，在古汉语和方言里，“肉”与“玉”是同音字，书面上有别，口语里无异。“玉，音育。”（《韵略易通》“玉，息六切。”）（《集韵》“吴人以玉为

虑。”（《李氏音鉴·古人方音论》）“肉，如育反。”（《切韵》）“肉，如六反。”（《广韵》）“吴人土音呼曰如疑，如肉作玉。”（《中州切韵辨疑》）“吾乡读肉为辱也，而欲亦为辱，玉亦为辱。”（《字学元元·方语呼音之谬》）在今天的上海话里，“玉”“肉”两个字的读音也是相同的。人们常把“肉桂”写成“玉桂”，也许是因为“玉”字简而雅吧。

为什么茶叶肉桂会与药材肉桂同名？

语言中有一种多义词，一个词语可以具有多种相关的意义，利用比喻、借代、典故等方法，由本义产生多种引申义。例如，泰山可指岳父，杜康可指酒，狮子头可指大肉圆，雌老虎可指泼妇。许多茶叶的名字，也是多义词，由本义引申而来。绿茶中的头牌龙井，名字的由来就是因它最早出产于西湖附近的龙井村。龙井是个多义词，地名是它的本义，茶名又是它的引申义。不过茶名后来喧宾夺主，名气大大超过了地名。

下面重点说说乌龙茶。青菜为何叫乌龙茶？据《福建之茶》说，清代雍正年间，福建安溪西坪乡南岩村，有个技艺精湛的茶农，姓苏名龙，长得黝黑健壮，乡亲们戏称他“乌龙”。他创制的优质青菜新品种，后来就叫“乌龙茶”。可见，人名是乌龙的本义，茶名是乌龙的引申义。乌龙茶的三个代表性品种铁观音、冻顶、大红袍的名字也类此。先说铁观音，传说乾隆皇帝在福建第一次品尝到安溪优质乌龙茶，大悦，见新采摘的鲜嫩茶叶形似清丽的观音面容，烘焙后的成品色泽又凝重如铁，便赐名“铁观音”。

而冻顶茶，是因它盛产于台湾南投县凤凰山支脉冻顶山一带，故名冻顶。关于大红袍的名字，传说很多，现选择一种比较合理而翔实的说法，加以介绍：明朝洪武年间，举子丁显赴京赶考，路过闽北武夷山时突然发病，腹痛难忍，巧遇天心永乐禅寺一个和尚，将寺中收藏的茶叶泡给他喝，病痛即止。丁显考中状元后，前来致谢，并持脱下的大红袍绕行茶丛三圈，然后将大红袍披挂在茶树上。状元郎还用锡罐装了此茶带回京城。偶遇皇后得了一种难治之症，御医束手无策。状元郎献上那罐武夷茶，皇后饮用后，病体逐渐康复。皇上大喜，赐大红袍一件，命状元郎前往武夷山，披挂在茶树上以示恩宠，并封此岩茶为御茶，要年年进贡。于是这种武夷贡茶，就被称为“大红袍”。可见大红袍这个词，衣服义是它的本义，茶名又是它的引申义。

最后说说乌龙茶中的肉桂。肉桂也是一个多义词，药材义是它的本义，茶名义是它的引申义。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树形相似。它们都是常绿灌木，花、叶也差不多，叶子都呈长椭圆形，开的小花都呈白色或淡黄色。第二，气味相似。岩茶肉桂，气味辛辣猛烈，有浓郁的桂皮香，入口有些苦涩，旋即回甘，留韵长久。在武夷岩茶产区，有“香不过肉桂”的口碑，这与药材兼香料的桂皮相似。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曾说：“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第三，功效相似。民间有“夏饮绿茶，冬饮乌龙”一说，因绿茶微寒、乌龙性温之故。乌龙茶肉桂能驱寒保暖，补火助阳，属于热性茶品，这与“辛甘大热”的药材肉桂也很像。因为肉桂茶性温热，为了避免上火，也为了避免焙火掩盖其正味，所以肉桂新茶需要存放一段时间来“退火”。

我对茶具不太讲究，只是用普通的白瓷杯来泡茶。有人说，宜用紫砂壶来泡乌龙茶，“七泡有余香”。也有行家说，紫砂壶不宜用来泡岩茶。面对友人赠我的武夷肉桂（它是挂着获奖金牌的“明星”呀），要不要去买一把宜兴紫砂壶来伺候？我不知所措了。

3月15日早晨，听说马绍弥远行了。我感到意外吃惊，因为一个多月前我还去社区养老中心看望过他。虽然他情绪很不好，说了一些不高兴的事，但是，他的面色还是不错的，精神健旺，说话声仍然像往常一样响亮有力。我劝慰了他，却也无能为力，无助于他。没有想到突然他就这样甩手走了。我坐在书桌前想到与他四十多年的交往，想到他最后快快离世而久久不能释然。

我已经记不得最早与绍弥认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但肯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写《巴金评传》就已与他交往了。更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文学》英文版曾于1961年11月号转载了绍弥的母亲罗淑的小说《生人妻》《橘子》，是吴晗从大量不被注意的现代文学作品慧眼精选出来的，非常受到外国读者喜爱。后来我又选了罗淑的《井工》《刘嫂》，转载在1963年1月号。好像也因此罗淑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巴老还曾写信嘱我寄这两期《中国文学》给他的女儿马小弥。我在读罗淑作品时，知道这位女作家在抗战初期因参与赈灾去，留下一个抗生男婴，就是马绍弥；绍弥长到十一岁时，他的父亲、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也去世了，是父母的挚友巴金将未成年的马小弥、马绍弥姐弟两人留养在家，直到他们先后工作或上学，到北京独立生活。但是这段养育之情让巴老始终视他们

## 书间消息

谈及德国近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故事写作者，马上让人想到的，当然是安娜·西格斯(1900-1983)。

西格斯真名为内蒂·赖林，是20世纪德国文学一位重要作家。她出生于德国美国因茨一个犹太裔古董商人家庭，大学时期在科隆和海德堡大学就读，学了语言学、历史、艺术史和汉学数个专业，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也准备好了将以文学写作当作她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并且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四年后的1928年，西格斯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28年成立，发行有刊物《左翼》。布莱希特初步提出了叙事剧理论的《论〈哈格奇尼城的兴衰〉》也最早(1932年)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同在这年，西格斯以“安娜·西格斯”这个笔名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较大篇幅的作品《圣·巴巴拉的渔民起义》，给人以有审美追求、思想情怀和语言重量的深刻印象，即作为作家成名。此后西格斯一直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

由于学了汉学，更由于自身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缘故，西格斯的创作喜欢拥抱中国题材，讲述中国革命故事。1932年，西格斯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友们》，中国即是其中表现的红色地理部分，中国革命者即是书中书写的英雄主义的代表。这部小说是那个时候“共产国际”运动催生出来的一部满怀敬意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存在和审美符号。那个时候，十月革命建立起人类史上首个无产阶级政权，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促进了

利、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和中国等地的共产党人。他们素不相识，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也无接触，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知道有同样是共产党人的这样一个对方存在。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将他们关联在了一起，成为这个层面上的“战友们”，正如小说题目。西格斯以第三人称叙述起笔塑造这些共产党人形象，并不铺叙他们生平，而是以1919至1929年这十年间的一些风云事件为衬托书写他们的足迹、英魂和斗争片段，定格他们百折不挠的性格。斗里行间洋溢着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表明小说作者自己也是这些“战友们”中的一员。

对中国革命者的讲述，《战友们》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但蒋介石又发动了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个背景下开始的，着重讲述的是廖彦凯和廖寒时两兄弟的故事。峥嵘岁月，青葱年华。中国留学生廖寒时从伦敦到柏林与哥哥廖彦凯见了一面，和信心。这些更多人的故事便是小说叙事的主体。西格斯没有设置某个中心人物。一个个革命者的故事各自独立，有它们内容上的不同，但所体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则为共同的，即革命者们对他们心中的理想信念的坚持和死守。他们坚持和死守的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战友们》让人为之感动的感染力，就来自于将一种坚守的执念予以有力的呈现。

小说中，西格斯选择了一个宽阔视角来讲述革命者们对执念的坚守。篇中故事来自一个跨出了地域和国界、逾越了国籍和民族的群体，是一些来自匈牙

送孩子去孤儿院时不想妻子也在场，想减轻她的母子分离之痛，但妻子坚持要亲自送孩子过去。用妻子表面平静，但其眉毛在栗栗颤动，没有躲过廖彦凯眼睛这个细节，西格斯内在真实地表现了革命者有爱也懂得爱。

回国途中廖寒时被特务一路监视，刚到广州即遭逮捕。还一脸稚气的廖寒时还未开展任何革命活动便在读者眼前消失了，但他仍是那个历史时期一种英雄主义的典型代表。回到上海的廖彦凯到处打听失踪的弟弟消息，始终无人能告诉他有关弟弟的任何下落，心里已有不祥之感。接受任务前往南方苏区，廖彦凯来到一小镇，见一年轻人跳上高台发表演讲，刚说了句开头便被几只手臂拽了下来。廖彦凯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感觉他在被抓捕时就被害。突然地廖彦凯意识到弟弟已不在人世，期待重逢已无这个可能。一股钻心刺骨的痛涌向全身，廖彦凯强制着把它死死忍住，强制着让它慢慢消解。用这种方式擦干泪水，廖彦凯带领群众踏上了路程。到达目的地，看到大写的“苏维埃”一行字，廖彦凯不由得一阵激动。几年前他第一次越过边境前往苏联时也有过这样的激动，但此刻的激动远比那个时候的更为强烈。片言只语，一语传神，西格斯告诉读者，中国的革命者在将十月革命一炮打响传送给革命思想践行于自己的土地上，还提示读者，遭受了1927年的失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于一种内化于心的力量驱使，西格斯用《战友们》的故事把历史上中国革命者体现出来的高尚、勇敢、坚韧精神和他们作为真正战士的光泽和人格传达给了读者，镌刻成了碑碣般的文字。“廖彦凯很有可能参加了著名的‘长征’，1951年《战友们》第二版‘前言’里西格斯还这样写道，提示了由廖彦凯所代表的中国革命者们的又一个战斗足迹，也暗示了她自己的一个思想立场：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中，中国的革命史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读这句话，熟悉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精辟论断的读者，会立即想到西格斯是在告诉人们，中国的廖彦凯们在人们无法想象的种种艰难险阻中顽强地传播革命思想和进行革命斗争，一步步地最终走向了伟大的胜利。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国的廖彦凯们让人看到的永远是最高、最强、最伟大的壮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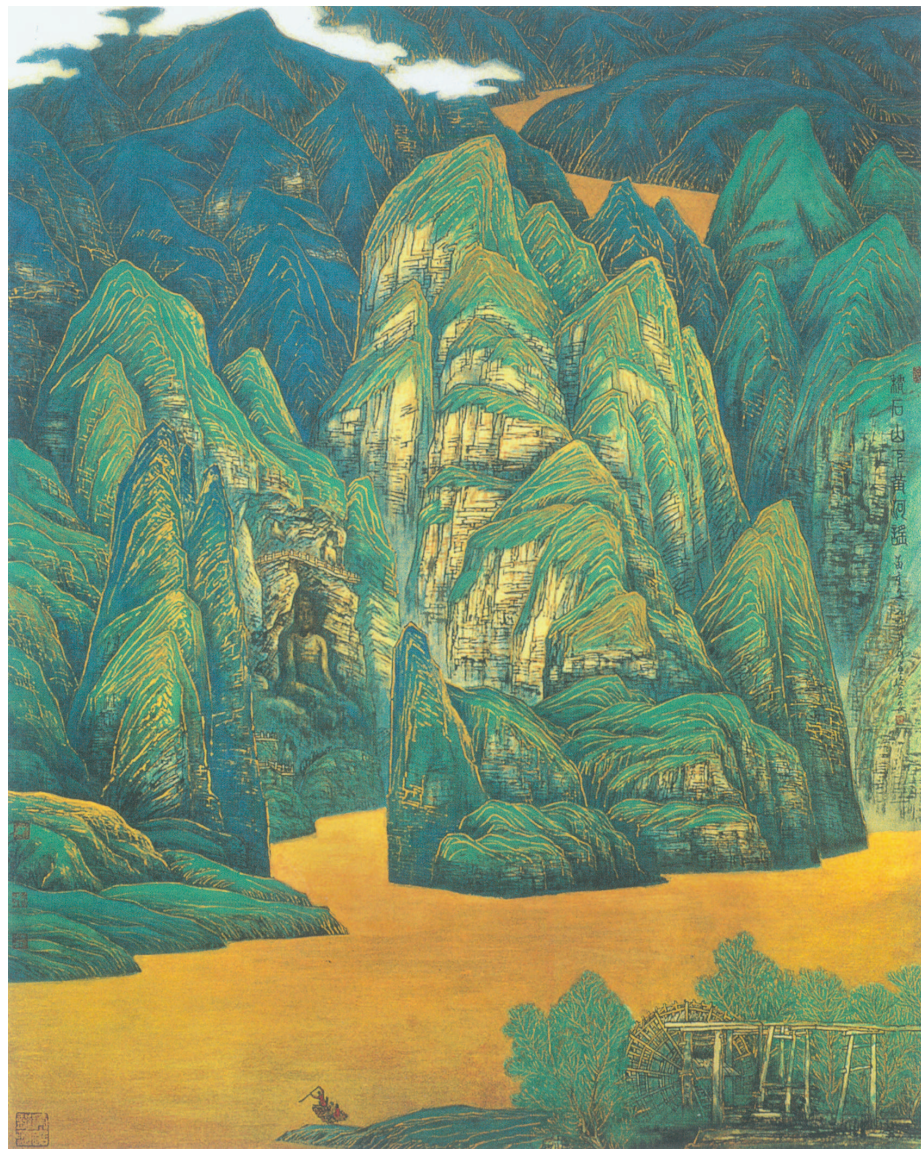
当年写《战友们》的时候，西格斯还未到过中国。小说里的中国革命者故事是西格斯根据她收集到的事迹书写的。1951年小说第二版“前言”里西格斯就明确告诉人们，她这部小说在核心素材上求实求真，讲述的中国革命者故事并非虚构。此外，西格斯还中锋正笔，骨壮血丰，专门补充了几行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由衷礼赞：“廖的祖国现在是伟大而不可分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日，配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征引阐释及启示研究”重大研究课题立项，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帆教授等人译成中文的《安娜·西格斯中国作品集》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除了《战友们》中的中国革命者章节，该书还收集了西格斯其他与中国题材相关的论述和写作。书中一个个人的传奇经历和他们崇高的精神世界，都唤起了我对那个年代的追怀与沉思……

## 积石山下黄河谣

(国画) 苗重安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 追思马绍弥

陈丹晨

如己出，他们也视巴老的家如自己的家一样。巴老家的孩子们都一直称绍弥“马哥哥”。

六十年代初，绍弥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后在首钢任工程师。我们同住北京，时有交往。我常向他请教有关巴老的故事，他总是很率直地告诉我。我到他家去过多次，他的住所比较逼仄。我从未问过他什么原因，他也从没对我说过埋怨话。有一次，巴老的弟弟济生叔叔来北京，绍弥特意邀他和巴老在京的两位老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树基）、新华社徐成时一起到他家欢聚，我也叨陪末座。在他家不宽敞的小客厅里，气氛非常热烈。他们三位前辈也是难得有此机会相聚聊天，欢声笑语中巴老是大家共同的话题。我发现绍弥对巴老的亲友都怀着特别的敬意和友情。有一次，他来看望我，我说，“到外面去吃饭吧！”他说：“我有车，载你去！”下楼一看，是一辆三轮摩托改装的。他

开车我坐后面，车摇摇晃晃，弄得我紧张地抓着把手不放。我说：“绍弥，坐车你真害怕。你这个工程师太憨厚了！”他却满不在乎——开心地笑说：“没事没事！有我保驾呢！”

1993年巴老在杭州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住过一段时间。我看到绍弥和巴老同住一室，像亲儿子一样非常细心照顾照顾巴老的起居生活。虽然他们情同父子，但他在外从不以此炫耀。前些年中央台曾经做过两次关于巴老的节目，有一次邀请了冰心女儿吴青、马绍弥和我三人；另一次邀请的人比较多。即使在这样的场合，绍弥说到巴老也是朴实无华，只说巴老的情况而不涉他自己。又有一次，某出版社办讲座，邀我讲巴金，我因不擅言辞，默默相对，很是沉闷。下次就带了许多杂志给绍弥闲时翻阅，原意既想解他的寂寞，也是留给这里别的老人看阅。过些日子再去时，他却很认真要还我，我再三解释才使他接受了。他

是与巴老有关的我都爱听。”他这话，让我想起昔日高朋满座的巴老家在“文革”时被一些人视同陌路，远在北京的绍弥却坚信“李伯伯不是坏人！”听到巴金夫人萧珊病逝的消息就不顾当时单位里的一些麻烦执意赶去奔丧。绍弥的太太懂得他的亲情，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了！”

绍弥退休后，有一段时间和他太太几乎尽全力尽心照顾抚养孙辈。我几次约他相聚，都因他没有空闲未成。后来他因脑梗留下病残，入住社区养老中心，离寒舍很近。我去看望他。他太太每天上午来探视，陪他到午饭后来去。他对那里的服务似乎还满意。我看到活动室里的老人多半面容委顿，默默相对，很是沉闷。下次就带了许多杂志给绍弥闲时翻阅，原意既想解他的寂寞，也是留给这里别的老人看阅。过些日子再去时，他却很认真要还我，我再三解释才使他接受了。他

就是这样较真不肯有半点马虎。

章靳以女儿浩思得悉我常去看望绍弥，就托我务必代为问候绍弥。说他们小时候曾一起长大，绍弥对她“像我的亲哥，关心我爱护我，还为我安排学习生活”，帮她补习功课。现在虽然不同住一个城市，“但是内心的这份感情是抹不去的”。当我把这份炙热的友情转告绍弥时，绍弥笑得那么开心，讲了许多他们儿时时的故事，说：“那时南南（浩思的小名）像小尾巴老跟着我玩。她有事就会找我。”我说，浩思写了文章说你还与工厂师傅一起帮她设计制作了一辆手摇和脚踏两用的三轮残疾车，后来一直使用，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甚至到外地出差。他笑着说：“她这么写的？”

绍弥就是这样做了多少好事也从不说自己好话，受了委屈也永不抱怨的人。无论对家人，对亲人，对朋友，总是至诚谦和，倾情相待，且又特别懂得珍惜和感恩他人给予的。所以当他的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朋友们感到特别痛惜哀悼，称他“真诚厚道”，“老实豁达”，“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一位可敬的朋友”。我想到如今社会熙熙攘攘，像他那样善良重情义的谦君子实在太难得了。这也是我写这几句肤浅的文字寄托哀思的缘故。